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，总要去外婆家住一个多月。从我家到外婆家，全程一个多小时，转两次公交车，途经二十个站点。那时候的公共汽车开得很慢，乘客也不着急，晃晃悠悠地开着，就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三岔路口。

三岔路口由三条大路交集而成，中间的三角地带杵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，大到可以遮挡住半片天空，橘红底色之上，爸爸、妈妈和孩子的三张笑脸开得热烈而又例行公事，像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的标准合家照，下面，是五个巨大的美术字，“只生一个好”。

见到宣传板，就意味着还有一站路外婆家就到了，它是开启我暑假生活的大门，前方迎接我的，将是无边无际的欢乐海洋。海洋里有外婆的糯米百合绿豆汤，有舅妈从自留地里拔回来的甜芦粟，还有井水里“冰镇”了半日的西瓜……当然，还要约上表哥和表妹，顶着烈日去农渠里捉小鱼，或在傍晚时分集结一众小孩，玩“行军”游戏，目标，还是三岔路口，跟着公共汽车开远的方向，走一站路，到达那块巨大的宣传板，那个欢乐的起点。

步行去三岔路口多半是我的提议，仿佛，我要一次次走到那扇大门，假装暑假刚开始，一次次到达，一次次重启欢乐。行军游戏遭遇的反对越来越频繁，直至临近开学的最后几天，我被所有人抛弃，他们全都守在那台新买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，而我，终于踏上了一个人的征程，我迎着夕阳，孤独地走向那张几乎遮挡住大片天空的宣传板。

站在三岔路口，太阳



编者按:陪伴，消遣，提供情绪价值；亲人朋友间爱的表达，自我成长中暖的慰藉；它在身旁，在隐秘的角落，也是风靡世界的潮流。今起请看一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

一双大眼睛足足占据了脸部3/4的面积，带着一丢丢坏坏的、酷酷的表情，整天都龇着一排大白牙朝你似笑非笑的玩偶，就是泡泡玛特家族中最火爆全球的LABUBU(拉布布)，你可能想不到它实际上是个女生。虽然它只是玩偶，但是在玩家的心目中，它绝对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存在。它的皮肤有着软萌的触感，配色有着多巴胺色调，着装又常常和它的性别形成反差，无论是表情还是动作都透着一股酷爽感，它的水果系列、瑜伽系列、可乐系列等一众明星产品都可爱到让人想通通拥有。它颠覆了我们小时候在内心建立起来的类似芭比娃娃的唯美形象，就以丑萌出道，却精准地让Z世代(互联网世代)的年轻人爱不释手。

有了不同的系列，当然就要有放置的空间，于是各色展柜又闪亮登场，最酷炫的莫过于便利店系列的那个场景盒子，外形和真实便利店的加热食品柜一模一样，但拉布布却化身为金黄的炸虾、薯条、烤玉米甚至牛奶……当灯光亮起，这就是独属于你的便利店玩偶，它的惟妙惟肖和细节的超级真实感会让你欲罢不能。那一刻，它

已经落到地平线下，三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在昏暗的天色下通向三个方向。一个方向，是我来时的路，那里有我的父亲和母亲、我的小学和无穷的作业；另一个方向，就是一站之遥的外婆家，离开学只有三天了，那里的快乐已经所剩无几。三岔路口藏着一枚切换我情绪的按钮，当我站在路口，想象着即将走向哪里，这决定了我的欢乐或忧伤。

至于第三个方向，那里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，据说是通向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，以及更远更远的天南海北，于我而言，那只是一条无感的未知之路。

重新步行回到外婆家，天色已经全黑，外公挂着严肃的脸：玩到天黑回家，这样不好。外公垂着眼皮，仿佛羞于批评他的外孙女。他是一个内敛而分寸感极强的长辈，他素来认为，教育我，应是我父母的权利与责任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蚊香氤氲的宣传板上，睡了一个抑郁寡欢的觉。天亮后，我便迎来了回归的日子。

回家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，补了大半天暑假作业。傍晚，母亲推门进房：那么用功？出来吃饭了。

我藏起还留着不少空白的暑假作业，抬起头津津有味地想吃。

母亲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：出那么多汗？没发烧啊！

不知道母亲按到了哪个情绪按钮，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父亲从门外探进脑袋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哭了？是想外婆了吗？

好吧，就算是我想外婆了，就算是吧！我顺势点头，哭得愈发肆意，仿佛要宣泄某种被理解之后的释怀，又仿佛为永远无法被理解而哀痛……

原来，除了通往欢乐与忧伤的两条路以外，从来没有第三条路。

很多很多年过去了，

我就成了成年人了，我几乎忘了童年的那个三岔路口，以及那块藏着我情绪按钮的巨大的宣传板。

某天，开车去浦东参加文学活动，跟着导航行驶过大半，突然发现前方竟然是那个三岔路口。是的，四十年过去了，它还在。

三条马路比记忆中宽阔了几倍，巨大的宣传板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广告牌，三口之家的宣传画早已被高尔夫球场的广告替代。

我开着车从三岔路口穿越而过，童年时从未去过的第三个方向，在后视镜里无限延伸，遥远得仿佛没有尽头，它通向的是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，以及更遥远的天南海北。今天，它是我的来路，我就是从这条路，来到了三岔路口。

那块顶天立地的广告牌，依然遮挡着大半天天空，然而，我发现，我的情绪已经不再被它左右。

原来，除了通往欢乐与忧伤的两条路以外，从来没有第三条路。

我就成了成年人了，我几乎忘了童年的那个三岔路口，以及那块藏着我情绪按钮的巨大的宣传板。

某天，开车去浦东参加文学活动，跟着导航行驶过大半，突然发现前方竟然是那个三岔路口。是的，四十年过去了，它还在。

三条马路比记忆中宽阔了几倍，巨大的宣传板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广告牌，三口之家的宣传画早已被高尔夫球场的广告替代。